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九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子游

朱子記子游祠、大畧謂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爲吳人。吳在虞夏五服。爲要荒之外。自太伯採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于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于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

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意其爲人必當斂于闇道而不滯于形器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蓋自古而已然王道思序唐應德文集云諸樊爲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于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于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于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于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于遠至于今爲烈盡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

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于其間。二人而已。愚按商太戊時有巫咸祖乙時有巫賢史記正義謂二子本吳人其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吳自太伯前已有人矣而地記之書數吳中人物者。皆首季札子游。豈張守節之說固不足據耶。姑識之以俟再考。

孝哉閔子騫

夫子於弟子皆稱名。此獨稱字。吳氏以為集語者之誤文𡵵方氏曰。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弟子

列傳又載孔子曰。天下無行。仕于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晳哀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別爲一章而冠以子曰。史記云、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其証也。則謂不字其弟子。特流俗人之言耳。愚按家語載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敬叔少孔子二十餘歲。未必前卒。而孔子稱其謚。謚後人追易之。子羽子游季次之稱字。安知非後人所易。若魯論當時所記。固未有字其弟子者也。李習之答王載言書云、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

字而不名。稱之下師則雖朋友亦名之。李尚通儒。亦流俗人之言耶。

顏淵死

史記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三十二而死。今較其年。則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年七十。是顏子死在伯魚之前矣。而顏路請車爲槨。子曰鯉也死。王肅以爲設事之辭。夫欲拒其請。而設子死之說以謝之。豈人情哉。閻百詩欲改顏回少孔子三十歲爲三十七歲。以合伯魚前卒

之說。金縢會編、則竟于周敬王六年丁亥書顏子　。于敬王三十七年鯉卒下。即次以顏回卒。以符合論語請車事。此又武斷不可從。愚按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厄于陳蔡。時年六十三。而顏子年三十三。是時尚無恙。孔子以哀十一年反魯。而家語公西赤問篇、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訪弔體同至哀公六年尚在何得死于定公時。定必哀之訛。訪于孔子。則孔子時已反魯回死在孔子反魯之後。大約當哀十四五年間。是以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獲麟在哀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又明年孔子卒顏子之死亦在此數年中皆聖人晚歲傷心之事故牽連述之然則伯魚蓋死在顏子前年數錯謬不可得而詳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費自南遺爲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嘗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作爲費郈宰蓋是時費郈俱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益知爲不狃奔

後事。

鄫晳

陳必叔云夏少康之子曲列封于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鄫太子巫求屬于魯。魯爲之大夫。不許。昭四年。魯乃取鄫。巫于是改鄫爲曾。遂以爲氏。巫生阜。阜生點。以取鄫。故故點以狂自廢。蓋不仕于魯。亡國之義然爾。孔子未嘗裁之。察其志也。愚按曾氏世系。見世本及通志氏族畧。而陳氏之說則非。蓋鄫滅于莒。非滅于魯。魯特不救鄫耳。其後莒不撫鄫。鄫叛而來。魯不用師徒而取之。

郈昭仇皆不仇魯矣據世本巫嘗仕魯至點三世而反不可仕其義安在且謂點以狂自廢是佯狂也豈所謂嘐嘐進取者哉

宗廟會同

周禮朝覲宗遇會同鄭康成謂春朝夏宗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冬遇贄享皆受之于廟時會殷同則爲壇以見諸侯按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此會同之禮也會同于壇不于廟覲禮士欲將宗廟二句串說謂會同行于宗廟中謬甚

章甫

章甫元冠也或以爲緇布冠非是緇布冠染麻爲之爲冠禮初加之冠冠畢即不復着元冠染帛爲之夫旣祥縞冠素紕禫而纖皆絲也則元冠不以布可知矣記云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布冠止此耳麻冕特以麻爲板之表裏其冐于首者亦繒也

鏗爾

集解于鼓瑟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注、鏗者投瑟之聲。正義、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何屺瞻曰、廣韻中鏗下正引此六字。此唐人鏗爾帶下句讀之明徵。

浴乎沂

王充論衡、以浴沂爲涉沂。韓愈李翱以浴沂爲沿沂。二說愬疑暮春尙寒。不當裸浴耳。按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蔡邕引論語暮春浴沂爲証。葢于水上祭而盥手。晷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非裸而浴

也家語云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正惟浴爲祓除故曰禮教若裸而浴則非禮甚矣豈得謂欲修禮教哉或疑古無上巳祓除事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註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此證之見于經者又韓詩言鄭國之俗祓除于溱洧束晳對晉武帝言周公城洛因流水以汎酒則其來也久矣　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西注泗水此外尚有三沂水出太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貢淮沂之沂又水出黃

孤山名小沂水出泰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小沂水並見水經注

風乎舞雩

包註以風爲風凉集註仍之後漢書仲長統傳諷乎舞雩之下論衡云風歌也以風爲諷與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取其說愚按此亦因暮春尚寒非風凉之時故作此解不知浴非祼浴風亦非風凉葢祓除時湔濯其衣故風乾之耳若以風爲諷則與詠而歸一意困學記聞曾辨之　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

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愚按善長此注以風舞連文蓋亦從論衡之說言歌而舞也賈公彥釋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謂帥女巫兼男巫而舞且引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爲証謂舞人必有童冠其說亦本之論衡是以點爲司巫矣異哉

司馬牛

嘗讀哀公十四年傳宋向魋作亂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旋又適吳爲吳人所惡狠狽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杜注謂愍賢者失所不禁撫卷而嘆

曰嗟哉斯人彼之失所盎所謂自諭伊慼者惜也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夫牛以無兄弟爲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斯言也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雖嘗欲弒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爲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于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詞以諭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君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

此都也。子夏之言。誠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人但知死生二句。爲問之夫子。不知敬恭二句。亦本之夫子。家語、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衆。信則人任之。夫子之告顏淵。爲遊宋言之。則子夏語司馬牛之意。亦可見矣。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後儒不解子夏之意。反以其言爲詬病。余甚惑焉。故特表而明之。

去兵

顧寧人曰古之言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于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是語也汪武曹曰古者兵出于農有民則有兵矣若以兵為士卒則所謂去兵乃是無民也可乎蓋

兵乃五兵之兵去兵兵云者只是兵革不足耳愚按古所謂兵固多指兵器古所謂治兵却不專指兵器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于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則治兵者治其執兵之人也昭十四年楚子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註兵在國都之東者孔疏簡兵謂料簡其强弱此更明以執兵之人為兵矣古雖兵出于農然伍兩卒旅必備辦于平日而後可調發於臨時當勢處其難有所不及備則姑置為緩圖專意休息重農固結民心所謂去兵也去兵者益兵之反如魯為齊難而作丘

甲此並兵也反是而減其卒乘錣其徵發即去兵也汪氏傳會顧說而謂去兵即無民亦固甚矣

稅畝　註

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註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履其餘畝復取其一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井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廢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按二說不同杜氏據論語二猶不足之說故謂公田之外又履餘畝而取其一穀

梁則但謂改助而行貢耳。唐陸淳不取穀梁。謂去公田而別行什一之稅。所得與藉何殊。宋胡氏不取杜註。謂變法之始。未必遽加一倍。必其後積漸而至于二耳。竊疑二說皆非是。蓋商制八家同井。以百畝爲公田。各助耕公田十畝。周制九夫爲井。并以公田授之民。而于百畝之中各取其十畝之入以爲徹。故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則徹無公田斷可知也。說詳孟子第十四卷公田條如穀梁之說。徹原是助法。而宣公廢之。則孟子言雖周亦助。何不以春秋稅畝爲據。而但以大田之詩爲證乎。如杜氏之

說則宜變法而遽加一倍民何以堪恐亦無是理然則稅畝之義何居曰後世民心漸狡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取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少於是躬行田畝踏取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故傳曰履畝而稅此冀聖任氏之說較先儒爲優矣

伊尹

伊尹名摯見孫子兵書用間篇其稱尹者鄭康成謂湯使尹正天下故曰伊尹按春秋繁露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

尹。猶楚上卿執政者稱令尹也。皇甫謐以伊尹爲力牧之後。路史以爲帝堯之後。金仁山亦謂堯生于伊。爲伊祁氏。伊尹其後。呂氏春秋言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爲氏。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註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在衛凡五年。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歸魯。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

二說不同。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邵子皇極經世、溫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仁山謂出公拒父不道、聖人不應久居其國、以此斷孔子非久于衛、而久于陳。而夏洪基孔子年譜則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于衛孝公有公養之仕、以斷孔子非久于陳、而久于衛。兩說相持、俱非無見。汪武曹從而斷之曰、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及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愚以此註及正樂章註考之、則孔子世家與年表衛

世家朱子葢兼取之而未嘗專主一說此註云魯哀公十年反衛正樂章註云魯哀公十一年反魯此取諸年表衛世家者也不以孔子爲久于衛也此註云自楚反衛不云自陳反衛此取諸孔子世家者也不以孔子爲久于陳也推朱子之意或亦以陳衛二國俱無可以久留之理故參酌而爲之說汪氏謂朱子專取孔子世家則疎于讀註矣

公子荆

公子荆　或曰即公南楚見昭二十年傳按杜註孔疏不

以為一人林唐翁亦無此說蓋後人傅會耳備考引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為政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此荆公子非公子荆也幼時讀家語即知備考之謬近四書類典賦已辨之矣即家語亦未可信楚以令尹當國終孔子之世楚之為令尹者子蕩子旗子瑕子常子西皆公族前四人並無譜可稽惟子西當吳入郢之後嘗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

其年則已長矣安有所謂十五而攝相事者說死亦載此事而荆公子作介子推則襲家語而又誤也

冉子退朝

集解取周氏馬氏之說以朝爲魯君之朝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則凡行常事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爲大夫雖不見任用必嘗與聞之據此則孔子之言是慨魯政衰之意鄭康成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爲季氏之朝冉子稱有政孔子謂之爲事者以在君爲政在臣爲事是正名之意集註從之愚按事與政本亦通稱仲弓爲

季氏宰問政若家事必不可稱政則論語書法非矣陸象山語錄云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此亦用周馬之說

莒父

鄭康成註舊說云莒父魯下邑不言何地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不言莒父何地路史國名紀亦不詳莒父何地蓋不可考矣閻氏釋地據杜註推之謂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

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即備晉亦不必定是西鄙與朝歌密邇者定十五年城漆漆在今鄒縣北非備晉也哀四年城西郛五年城毗六年城邾瑕杜氏並以爲備晉西郛魯西郭邾瑕杜註云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濟寧州南二十里毗無考豈皆西鄙之邑乎既無從實指其地闕疑可耳不必强爲之說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羿奡

羿奡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奡卽澆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羿射官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子書逢蒙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於田殺而烹之此有窮后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奡亦非所謂浞者奡在禹稷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言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奡而後禹稷也愚按此說非是蓋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奡古字通用說文奡嫚也引書若丹朱奡

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問。意本在禹稷一邊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爲序也。恐好奇者或信其說故存而駁正之。

斗南既以丹朱奡爲兩人。指爲羿奡之邪、王伯厚又疑論語奡盪舟即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傅合之。故有此說。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領領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此奡盪舟之事。即古人以左右衝殺爲

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說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奡卽丹朱豈可通乎

子西

子西集解有二說馬季長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考之左傳魯襄公十九年鄭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自此以後子西之見於傳者惟相鄭伯如晉及伐陳聘晉數事而他無所表著雖曰聽政而位在子展之下終其身未嘗當國其賢亦不能過子展非夷吾國僑倫

比故朱子定從或說毛大可必以爲鄭子西不過與集
註作難耳

駢邑

駢邑三百註引荀子仲尼篇書社三百以証陳心叔曰
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以社之戸口書于版圖
謂之書社駢邑即書社也駢者相聯之義書其邑之人
民使相駢聯易于稽察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非眞有
所謂駢邑之名也愚按此說甚巧但載籍稱書社者不
一大戴禮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左傳哀十五年齊與衛

地書社五百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
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
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而
駢邑之稱無聞焉則謂駢邑即書社恐未然也春秋莊
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應劭云郱一作駢後爲伯氏邑
其說必有所據杜注郱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山東通志
謂青州府臨朐縣即古駢邑蓋本諸此　孔安國註伯
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
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

並論晉緊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則指管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集註引荀子按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晏子春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與而奪駢邑者管仲之行罰也當以孔註爲是

卞莊子

周生烈註莊子魯卞邑大夫。集註從之。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爲莊子之姓。葢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泗水縣有古卞城因以爲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鄭康成謂卞莊子秦大夫。見陸氏釋文。未知何據。江氏典林疑卞莊子卽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有微齊侯及圍齊斬橁事。而他書謂齊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則正左傳孟孺子速欲微齊侯齊侯去之之事。其稱卞者。或孟氏先食采於卞。而後改食采於

成也愚按襄十六年齊侯圍成時孟獻子尙在而成已爲孟氏邑安得莊子先食采於卞乎荀子大略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夫不敢過卞非不敢過成也明明兩事何得混而一之韓詩外傳載卞莊子赴敵而死足徵其爲非仲孫速而江氏謂輕生之勇夫子當不爲子路言則臧武仲之作不順施不恕以防要君皆見譏於夫子幸當時無兩武仲不然而此所稱者定以爲非臧孫紇矣

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孔註云、公孫拔也。鄭氏檀弓註、亦曰名拔。孔疏衞獻公生成子當。成子當生文子拔。集註作公孫枝。王厚齋以爲傳寫之誤。今毛氏所開十三經。并孔注反改爲枝。宜其爲義門何氏所嗤也。

防

魯有兩防。隱十年取防。此西防也。杜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杜註、在琅琊華縣東南。此東防也。世爲臧氏食邑。武仲以防用此。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
反國年六十二閻潛邱云案左傳耶十三年叔向曰我
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
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舅犯稱亡人時年甫二
十一歲入國年三十六即堯亦只四十有四耳故杜氏
註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是四十矣安得有如陳大士論
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詐挺者耶愚曩時讀
史記亦疑其與左國不合嘗辨之云獻公烝于夷姜生
申生在即位之後生重耳夷吾在申生之後生奚齊卓

子。又在重耳夷吾之後。左氏叙次甚明。重耳以獻公二十二年出奔。時年十七。其生也在獻公五年。若如史記獻公即位。重耳年已二十一。則獻公生重耳乃在其父武公之十九年。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前于申生二十餘年。此必不然之事。及見閻氏此條與余論合。因亟錄之。而附鄙說于其後。

桓公子糾

桓公與子糾。孰兄孰弟。三傳無明文。據公穀之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爲兄。管子大臣爲齊僖公生

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于小白之上皆子
桓公殺兄而爭國韓非子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
兄莊子盜跖篇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史記襄公
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兄
子糾杜預注亦以子糾爲小白庶兄以諸家證之子糾
爲兄明甚惟漢書淮南王傳文帝知淮南厲王不法令
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
殺其弟以返國此因文帝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
程子誤據昭書遂以糾爲弟朱子集註從之而吝潘恭

叔書又引荀卿殺兄語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則亦未嘗有所偏主矣

九合

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與此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言不合九合者邢疏以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爲九合崔氏以盟幽又盟幽會檉盟貫會首

止、盟甯母、會洮、會葵丘、會鹹、爲九合。隨隱漫錄、以莊十五年再會鄄爲始。據傳云復會焉齊始霸也盟幽、又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會首止、盟甯母、會葵丘爲九合。羅泌云、九合者以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又非其盛。是又以九合爲第九次合諸侯。或又謂九之爲言多也。公羊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謂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謂叛者九起也。諸說不同。朱子據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以九爲糾。比於糾合宗族之類。按九與糾古雖通用。然襄十一年傳。晉悼公

亦有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之語則九是數目舊說爲長

肆諸市朝

肆諸市朝正義引應劭云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考之周禮鄉士掌國中刑殺肆之國市刑遂者於遂肆之刑縣者於縣肆之掌戮云凡殺人者踣於市肆之三日祇言肆市而無肆朝之文據史記孟嘗君傳稱過市者曰過市朝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肆諸市朝實是肆市然國語臧文仲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爲刑次之

三韋昭註、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鄭康成檀弓註同。疏引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爲證。然則春秋時固實有肆朝者。意者衰世之事與。

石門

古註、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四書釋地、主此。高澹人春秋地名考、曰魯國都其城十二門。正南曰稷門。南之左曰章門。右曰雩門。正北曰圭門。北之左曰齊門。右曰龍

門。正東曰建春門東之左曰始明門右曰鹿門正西曰
史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右曰麥門又有郭門西郭門也
又萊門則東北郭門也又有爭門吏門石門愚按石門
爲魯郭門確有明證呂氏春秋歸父居石門皇甫謐高
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則石門非春秋齊
鄭相盟地陳亦韓謂石門齊地朱子何以不註所在則
竟不知又有古註之說矣

闕黨

闕黨見下論語而家語有闕里即闕黨之里也其名里

之由顧寧人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謂黨
在闕門之下閭百詩駁其說謂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
庶所不敢居闕里蓋始于魯恭王官有雙闕故名毛大
可則謂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註
觀闕也此必是古觀闕遺址留傳在魯而是里是黨適
當其地因以闕名若魯兩觀懸象在朝寢外五門之一
非遊觀之地三說不同而顧說較是錫鬯朱氏曰考之
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
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耳御廪災矣西

宮新宮桓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郛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自注索隱以茅爲茀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無害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爲地也未必容還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于經傳者由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爲名故孔子得居之其說實與顧氏相發明毛謂是古觀闕固屬臆度閻謂因魯恭王雙闕得名則家語已云孔子始教于闕里荀子亦云仲尼居于闕黨其書並在漢前時

未有爵恭王宮闕也。若謂家語荀子不足據。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據耶。

在陳絕糧

在陳絕糧有數說。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兵圍于野。不得行。絕糧。此史記之說也。謂是時孔子自宋適陳。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此孔註之說也。謂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此朱子之說也。謂是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于兵間。此齊覺翁之說

也。謂絕糧有兩事。此是厄于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年。此譚梁生之說也。今按據史記。絕糧在哀公六年。據孔註。以爲自宋適陳遭此阨。則在哀元年。據朱子。則在哀二年。汪武曹以陳蔡從隨之弟子考之。當哀公二年。游夏之年。皆未踰十五。恐未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則絕糧當在哀六年。史記得之。但史記之年可信。而陳蔡大夫以兵圍孔子之說。則不可信。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沮之。況是時楚方救陳。而乃圍其所聘之人。尤無此理。以傳考之。此時蔡郎

吳陳事楚兩國大夫趨向各別蔡又已遷于州來與陳遠乃越國相謀共圖一無怨無德之過客尤不可解也然則孔註謂因陳人被兵而絕糧此于情事爲近但繫之去宋適陳時則以哀元年吳亦伐陳而還不若史記之年爲可據也若謂絕糧是一事以兵圍又一事則更非矣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困問行援論語記與難諸賢不及子張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當阨陳蔡時甫

十餘齡。豈能從師跋涉耶。史遷葢因章次與在陳絕糧相近。而妄爲之說爾。

行夏之時

孔子欲行夏時。而春秋書春王正月。程子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葢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繫之春。以寓行夏時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爲月亦不改。蔡氏書傳從之。今考之春秋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南至冬至也。不曰冬至而曰南至。周以十一月爲春也。若用夏正。豈有

正月冬至乎經書二月無氷若用夏正正月東風解凍況二月氷泮而何以書無氷也經書十月雨雪十月隕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爲災則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先儒論之甚詳無可疑者若曰周不以建子爲春而孔子春之以寓行夏時之志則不特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爲春是變夏時從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或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非改正不改月乎曰非也劉公是七經小傳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

也十有二月者夏正十二月殷正月也舉元祀于上則
明十二月者殷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言三
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或又曰秦以十月爲正漢初
因之而漢書高祖本紀云元年冬十月後云春正月非
改正不改時月乎曰非也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
太初正歷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以十月爲
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此春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
則改正必改月改時又何疑焉　邢士登古今律歷考
云朱子謂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若謂凡

正月斗柄皆指寅而以斗柄所指爲建矣。不知建寅者乃寅月以寅日爲建。而卯則除。辰則滿。二月以卯日爲建。而辰則除。巳則滿云云。非謂斗柄所指爲建也。斗柄初昏指寅爲正月。惟古爲然。而後不然也。如今萬歷年正月初昏斗柄指丑。再千餘年則指子。久之指亥指戌。日漸移而東。天漸移而西。一正月也。斗柄歷十二辰皆可指。不必寅也。一寅也。歷十二月斗柄皆可指。此所謂歲差之數。天道推遷。萬世可知者。愚按此說與趙緣督革象新書不同。當考。

鄭聲

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趙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矣。放、誅、謂禁絶之。盡并其行于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凶聲慢聲之禁。非但不用之朝廷而已。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者遂謂詩既

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音鄭聲淫自其水土風氣之發于聲音言之非繫乎詩辭夫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詩與聲本一貫也豈有發辭則淫而詩辭則雅判然爲二者乎朱子淫詩之說縱未必盡然要亦十得五六而掊擊集傳者必据小序爲定案又引春秋傳諸大夫賦詩之事以證其非淫詩其信爲淫詩者則又謂秦火之後全經不存漢儒取里巷之流傳者以足其數實皆孔子之所已刪此其立說致令三百篇不得爲聖經亦妄甚矣

東蒙

東蒙卽禹貢徐州蒙羽其藝之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邢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而元和志謂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為二山愚按于欽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後人惑于東蒙之說遂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然則東蒙卽蒙山而元和志之所謂蒙山乃龜山也金吉甫謂東蒙在

蒙山之東。亦沿元和志之誤。

魯地七百里 註

集註顧史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閻百詩極非之。謂顯與孟子悖。愚按朱子論分封主周禮。不以孟子爲是。故註云然。此亦非創自朱子。周禮大司徒鄭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康成之說。固朱子所本也。然封國之制。自

以孟子爲正。所謂七百里者。書費誓孔傳云、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此說較爲可通。明堂位之辭多夸、固未可以爲據。

蕭牆

蕭牆、屏也。卽所謂樹塞門者。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鄭康成註及劉熙釋名。並以肅字解蕭字。羅願爾雅翼、則指爲廟屏。以蕭爲取蕭。取脂之蕭。謂孔子援神怒以怵季孫。其說甚誕。彼蓋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蕭牆非季氏所當有。故爲此說、不

知蕭牆盜賠指魯君故朱註引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
三桓爲証金仁山即作季氏之蕭牆謂春秋時大夫僭
竊故季氏有之此說亦非夫聖人之千言也無所苟故
事之與政假之與取見家講正名辨分謹于一言豈以蕭
牆稱季氏哉

四世

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文子黨襄仲而立宣公及
襄仲死乃訟言襄仲之罪而逐東門氏季氏之專實始
文子悼子未嗣位而卒嘗在武子前不得云政嘗自悼

子出也。孔註以文武悼平爲四世。而不及桓。集註以武悼平桓爲四世。而不數文。皆非是。

探湯

毛西河曰、探湯集註無解、范滂對王甫云、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故以探湯去疾爲却惡之喻、非探熱水而畏恐也、愚按荀子云、以指撓沸。此探湯之說。集註雖無解。而朱子感興詩云、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正作、探、熱、水解。孔註云、探湯喻去惡疾。邢疏、入之

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漢書註偶脫惡字毛氏遂以疾爲疾病湯爲湯藥如其說則列子湯問篇云日初出則滄滄凉凉及日中如探湯亦可作湯藥治病解耶

千駟

閻百詩曰余讀郝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益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

而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

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于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

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轂三

千乘是非此數也孟子槃槃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中者

與天子十有二閑同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耳豈得

與祿之以天下對言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

而已矣愚按國語衛人出廬于曹齊桓公與之繫馬三

百韋昭註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陳氏禮書謂景

公之千駟過于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爲

官馬也閻氏不此之據乃據郝氏解何耶

首陽

首陽馬季長謂在河東蒲坂賈景伯顏師古之說並同而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首陽山亦傳爲夷齊隱處故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高誘杜預阮籍諸人咸以爲是野客叢書亦主此說水經注則兩說並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夷齊所隱又云平縣故城北有首陽山夷齊之歌所一在蒲州一在偃師不能定也王伯厚證以曾子書云夷齊死于濟陰之間其仁成

名于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因斷以首陽在蒲爲得其實。愚於莊子又得一證焉。讓王篇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偃師在河南。不得云北。則當在蒲州。又許叔重謂首陽在遼西。夫遼西即今永平府。孤竹國之遺墟在焉。其上亦有夷齊祠墓。豈後人因首陽之名而爲之與。抑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爲首陽與。史記夷齊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之事。後人或以爲疑。自黃山谷夷齊廟記始發其端。至王氏直夷齊十辨而大暢其說。王氏謂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

有國無國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爲政景公安爲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曰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已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所無也近之宗其說者謂惟只主讓國故舉以與齊

景相形不當夾入諫伐一節愚按諫伐而餓與讓國而逃雖是兩事而與齊景相形則仍是一事蓋夷齊偷肯宗周何患不富貴乃義不食周粟甘心窮餓是猶之可以得國而辭國也又何嘗不與齊景對乎惟王氏謂夷齊兄弟相讓而景公不討弑兄之賊以此相形此則節外生枝斷非本章之意耳王氏又謂伯夷以大老而歸文王在文王即位未久之年至武王克商嘗考終已久恐已無所謂夷齊是在王介甫亦有此說尤爲悬臆不根夫史記所傳雖未可盡信然莊子及呂氏春秋並載

有夷齊事皆在史遷之前數千載而下何從懸斷其必無前明遜國從亡諸人多屬子虛而論者猶謂疑以傳疑不容兆沒況夷齊之事加日月皦然乃必欲舉而空之愛古人耶抑名教耶吾誠不知其意何居矣